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三回 救爹娘燕玉登程

詩曰：平生雅操等松筠，遁跡雲林似玉真。已托禪心歸淨界，還遭俗累涉羣塵。千秋節孝全孤志，萬里關山奮一身。救得椿萱俱釋罪，香羅畫扇締前因。

五月之中一卷收。因多他事便遲留。停毫一月功夫廢，又值隨親作遠遊。家父近將司馬任，束裝迢遞下盈州。蟬鳴叢樹關河岸，月掛輕帆旅客舟。曉日晴霞遠目，青山碧水淡高秋。行船人難仍無續，起岸匆匆出德州。陸道艱難身轉乏，官程跋涉筆何搜。連朝耽擱出東省，到任之時已仲秋。今日清閒官舍住。新詞九集再重修。這正是，光陰如駿馬加鞭，人事似落花流水。轉眼中秋月已殘，金風爭似朔風寒。落花衰草埋山徑，疏竹高槐映石欄。日照小窗融淡墨，泉添良硯潤長篇。鳥聲隔樹晴初覺，蝶影飛階晝必閒。欲著幽情無著處，從容還續《再生緣》。前書曾說東平處，此本須將別事談。按下王都侯伯府，提一提，劉家太郡在雲南。

卻說劉太郡自經過這幾番的驚苦，只弄得冷冷清清。

高堂大廈一孤身，寂寂淒涼感暮春。身畔依隨無貼己，膝前侍奉少親丁。雪貞小姐將臨月，梅夫人，又到崔家去守生。太郡更加無意興，終朝獨坐淚淋淋。哭一回，燕珠長女殞天後；思一遍，奎璧嬌兒被擒身。罵一句，背母私逃淫賤女；怨一聲，光兒不救老夫君。慘淒淒，千行血染腮邊淚；愁脈脈，兩片霜飛鬢上雲。忽憶雪貞梅小姐，算起來，季秋將盡合臨盆。不如差個家人去，探一探，繼女房中生未生。太郡於時傳進喜，隔窗吩咐到崔門。你言太太心牽掛，一早差來探信音。問候房中賢小姐，請安堂上兩夫人。千金如若臨盆了，立刻回家報我聞。進喜應聲稱曉得，更衣奉命往崔門。當時太郡方臨鏡，僕婦丫鬟侍候勤。坐對菱花觀鬢髮，一瞧又歎二三聲。正然落淚悲傷處，猛聽得，雲板當當響數聲。太郡一聞顏色變，登時雙手冷如冰。忙出座，急抬身，慌叫丫鬟僕婦們。廳上雲板聲緊急，莫非又是報凶音？年來我是傷弓鳥。但聽得，雲板三敲失了魂。這次若然仍報禍，分明是，皇天立逼我歸陰。夫人說著心頭顫，早有家丁報一聲。

啟太夫人得知：有雲南府知府侯爺的門生龍躍水到了，說有密事稟聞，要入內堂求見。

太郡夫人著了忙，一聲悲歎叫穹蒼。今朝來了雲南府，只不過，只報災來不報祥。惟此一條殘命在，吾且看，怎生結果怎生亡。夫人言訖先揮淚，正衣襟，立喚家丁請進堂。但見那，朝靴聲響繡簾開，太守龍爺步進來。一見夫人忙行禮，深深三拱到塵埃。劉家太郡忙忙回禮，就叫丫鬟把座排。遜讓一聲齊入座，龍爺欠體把言開。師母呀，門生官事日無閒，不得常常拜座前。今見慈容身覺瘦，未知身體可平安？夫人見問垂珠淚，忍泣含悲啟口言。多謝府尊相問訊，家門不幸有何歡。一自前春臨此歲，飛災橫禍屢相纏。次兒奎璧擒將去，長女宮中殞了天。顛沛流離俱虛盡，怎能不改舊容顏。今來主意惟求死，朝夕三餐是強沾。未識有何機密事，太尊一早降門關。這般家運難重旺，今日多應又禍端。太郡言完低了首，一腔悲怨淚如泉。雲南知府容悽慘，長歎惟將左右觀。劉太夫人心更亂，屏開侍婢急忙言。啊唷太尊呀，莫非真有禍臨門，故欲雲時又不云。侍婢已屏惟爾我，府尊細說內中情。龍爺此刻忙離座，未稟根由先淚淋。師母呀！只因外國動槍刀，屢次交鋒不得消。兵部尚書親奏聖，午朝門，大張皇榜募英豪。誰知皇甫亭山子，他竟是，改性移名應了招。演武廳前懸帥印，招安了，吹台草寇姊同胞。合兵齊下朝鮮國，何期他，一戰成功時運高。姊弟聯名申血本，因救其父把冤昭。當今皇上惟偏護，已把恩師下了牢。奎璧世兄無被害，如今隨眾亦回朝。老師父子同歸獄，奉旨抄家勢甚驕。只等拿齊家屬後，法司定案在三曹。欽差將到雲南地，故此前來稟一遭。啊唷，師母太夫人呀！奉旨抄家頃刻間，或逃或待早須言。老師罪款非同小，束手遭擒命恐難。師母若然權躲避，門生一力可承當。隨身細軟須收拾，天使來時大事捐。太守龍爺言到此，夫人魂散九重天。

啊唷太尊啊！怎麼你老師下在監中了？

我說劉家氣運危，果然件件事堪悲。中宮一死君無義，頓把我家大罪歸。

啊唷天啊，我劉門何故這般不幸！

女死兒離在數年，為官一旦又臨監。今朝奉旨拿家口，如此飛災也罕然。為什麼，天佑叛臣皇甫敬？為什麼，人家罪及我宗問？山東巡撫行誣奏，少華們，血本如何把我扳？不白之冤真可怪，太尊請說內中緣。

咳！正所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臨。

三年之內降災多，只有凶來沒有祥。今日又遭如此事，合家都要一刀亡。世間人苦誰同我，也只好，坐待擒拿上帝邦。太郡夫人言到此，淚如雨下吐悲傷。龍爺見哭心如裂，欠身子，相勸夫人作速商。

話說龍太守雖知劉相的惡款，在師母面前不便細細說明，勸住了太郡的悲哭，相催收拾逃生。

太郡含悲叫府尊，妾身願死不求生。家雖不幸遭連累，體統猶存豈自輕。叨沐皇封為命婦，如何逆旨暗潛身。今朝坐待欽差至，吾也好，面叩金門訴冤情。巡撫害人拿國丈，問一問，絕情絕義那昏君。縱然不得明冤枉，撞死金鑾也稱心。太君言完聲哽咽，黃堂揮淚欲辭行。師母呀，即此相辭轉署中，欽差將到不從容。官場干係非同小，寬恕門生禮不恭。起解之時當候送，多將盤費表微忠。龍爺拜別忙忙出，打道回衙去似風。太郡孤身堂內坐，放聲大哭淚垂胸。啊唷皇天呀！皇甫如何德行高？劉門怎樣犯天條？反教他，奸臣賊子全家旺，卻使我，國戚皇親大勢消。奎璧爺兒今在獄，這一來，倒能母子共臨牢。咳！親兒呀，今若娘兒一處亡，勝如苟活在家鄉。可憐凜凜劉侯府，弄得個，瓦解冰消惡散場。太郡正在悲哭處，撲通通，三聲火炮震前堂。但聽那，人聲嘈雜馬啼鳴，雲板高敲在外廳。家將家僮齊喊叫，報一聲，欽差圍府要拿人。

啊唷夫人啊，不好了。

侯爺犯罪在京中，奉旨欽差把眷拿。無數官員廳上坐，許多兵馬府前排。夫人忙往前堂去，好待官差進內衙。太郡一聞魂魄散，已見那，廳門大啟要抄家。真可歎，實堪嗟，男女悲呼亂似麻。劉太夫人方出外，合班差役共喧嘩。

嗯！劉太郡，快請登廳，說要抄家了。

一聲喊叫眾皆驚，先綁家人婦兒們。幾個丫鬟扶太郡，悲聲動地出前廳。只見那，紅袍紗帽滿堂官，喝役呼人勢甚嚴。悽慘悽慘，一帶錦屏斜倒壁；亮堂堂，三重雕欄大開簾。丹墀下，繩穿索綁家人哭；正門前，耀武揚威士役喧。太郡一觀心慘切，止不住，伏除大哭拜蒼天。夫人哭倒庭除下，驚動欽差與眾官。

話說那些來查抄的官長，一見劉太夫人出來，齊齊出位。內有舊日做媒的秦布政，久恨權臣，這日到劉府來抄家，好不欣欣得意。一見劉太夫人哭倒在階前，故意地哈哈大笑。

手扯烏須把口開，叫聲太郡勿悲哀。親人做事親人曉，想一想，就裡情由罪所該。國舅被擒還拷問，已將供伏遞吹台。招的是，奪袍懷恨行奸計；招的是，乘夜差人放火災。招的是，托父薦賢皇甫敬；招的是，謀婚復娶孟裙釵。如今供狀為憑證，還有私書國丈裁。密札先通彭撫院，托他誑奏陷良才。這番血本參侯府，巡撫回書抄出來。公報私仇心已惡，欺君賣國實堪乖。暗通外國鄔元帥，叫他們，害死亭山老督台。不意中途拿獲住，下書之人帶回來。椿椿憑據今俱在，三法司前賴不開。奉旨雲南拿眷屬，太夫人，真情不可叫冤哉。藩台言訖劉家事，眾官員，個個當堂笑起來。

啊唷啟大人，劉太郡知道的情由，何須細講？

合堂談笑一齊雲，階下夫人暗吃驚。父子若然真有此，再休想，金鑾殿上訴冤情。啊唷奎璧癡兒呀，難道冤家品行低，背親做事這般迷。爾如何，因仇夜放花園火？爾如何，與父同謀暗使機。莫不是，吹台難受嚴刑苦？莫不是，屈打成招供伏虛？豈有堂堂

侯伯子，這般作歹與為非？果然父子真如此，這一去，眷屬全家死帝京。太郡夫人心慘切，猛聽得，秦公一令下如飛。

噫！抄家的人役，快與我細細抄來，留一縷布絲兒，看本司治罪。

一聲令下叫抄家，四面官軍亂如麻。僕婦家人先捆綁，金銀細軟後稽查。指揮守備團團繞，鬧亂了，國戚皇親一座衙。

話說頃刻間抄完什物，點過犯人。眾官長把劉太郡安頓了一乘大大的囚車，結個青布的幃兒，遮遮體面。其餘男婦人等，無非帶鎖披枷而已，不必細表。

當時抄罷就封門，告示■批貼幾層。侯府一朝人影絕，官衙十里馬啼鳴。須臾抄過劉侯宅，人犯齊齊下獄門。只等次朝調撥後，五更起解太夫人。住談太郡監中事，且表江家進喜情。

卻說江進喜奉劉太夫人之命，行來到崔家問個喜信。卻值梅小姐於夜間五更時分娩，生下一子，合府中好不歡天喜地，就給進喜一個喜封兒，又打點酒飯與他吃了。梅夫人方吩咐道：你回去上復太夫人，說小姐身體平安，不須記念。小官人三朝洗浴，還要接來吃喜酒哩。

進喜相辭就轉身，出了崔府上街行。才舉步，又消停，不若庵中走一巡。數日未曾前去探，不知郡主可安寧。今朝有此銀封在，倒不如，帶往尼庵與母親。首飾被偷盤費盡，幫扶全仗我孤身。連朝未審如何了，也不知，怎樣禪林受苦辛。咳！郡主呀，你在茅庵一載多，片心不改究如何？少華公子無消息，爾何苦，願受辛勤不二夫？一念癡心逃出外，倒只怕，他年要唱白頭歌。

咳！老天呀老天，我江進喜到底是怎生結果？

因夢神言救少華，暗瞞家主放他回。好心只說天知道，時運由來反不佳。皇甫門中逢患難，劉侯府內遇悲嗟。主人被獲無音耗，太郡終朝淚如麻。我在衙中閒吃飯，悶沉沉，二旬將滿沒渾家。

啊唷，好生懊悶！

誤了堂堂七尺身，不能憤志乾前程。母親送在尼庵去，又不能，侍奉萱堂盡盡心。待欲另投興旺主，忠心難撇太夫人。少年虛度如何了，怎麼得，小主重回家再興。進喜日思長歎氣，一邊煩惱一邊行。慢言進喜來庵內，且表三貞九烈人。郡主江媽同受苦，一年又及半年零。失遺首飾盤費盡，庵主群尼看得輕。廚灶飯羹差乳母，衣裳針線派千金。可憐郡主嬌嬌體，萬折千磨受苦辛。起初時，拈線拈針還是可；到後來，洗衣洗褲更難禁。僧鞋大抵經常做，捺得她，一到冷天手臂皺。打水提湯終日走，走得她，鳳頭鞋子放三分。漿衣浣服俱皆做，做得她，尖指粗來紫帶青。雨打風吹花貌瘦，瘦得她，香腮退盡兩紅雲。夢回板榻三更月，恨悠悠，夜靜空房一盞燈。最堪憐，顏色已非傾國女；深可敬，盟言猶記小春庭。多嬌受盡千般苦，她今是，默誦心頭一卷經。日日坐於槐樹下，但替她，師徒幾眾洗衣拎。江媽又為香公病，管理廚房更苦辛。主僕二人同受難，都只為，被偷首飾少金銀。誰知天理昭彰快，這香公，體附神明吐隱情。

話說香公張七，自從偷了劉郡主的珠寶首飾，換了銀錢，任意受用。不料竟染了一場大病，乃是傷寒之症。韋馱神附體，口吐舌語，露出真情。說了怎麼樣盜的緣故，又把所剩銀兩擺在床邊，呼人觀看。

庵主聞知急出現，江媽驚喜也當先。香公在床滔滔說，又把尼姑妙印扳。講到分賊情一節，小尼姑，自家打罵亦如顛。喊聲只叫韋馱佛，下次不敢望可憐。庵主方知真有賊，理虧不覺帶羞慚。立呼張七孩兒至，卷捲鋪陳領父還。其子將銀花費盡，香公大病始能痊。一家幾口難過日，只落得，執棒提籃討飯吞。後話表明談眼下，回文且說萬緣庵。

卻說老尼姑打發了張七，又把妙印揮幾戒尺，禁止下次，這這事也就擱在一邊。江媽與劉郡主十分感激神靈，梵如也替她主僕念佛。這一日九月二十八日早晨，劉郡主又替尼姑們洗衣，顧不得外面的西風，依舊坐在槐樹陰下。

多姣郡主坐槐陰，體弱衣單力不行。葉落翻階堆似雪，西風撲面冷加冰。千行清淚衣皆濕，一片寒砧手不停。振罷衣裳聊歌力，凝眸一想暗傷心。

咳呀，皇甫郎君呀！

我為君家受折磨，可憐伏侍眾尼姑。千辛萬苦甘孤守，九烈三貞不二夫。破損衣衫安本分，風流顏色已全無。自知薄命難邀幸，未識蒼天可念奴？倘若那君心已棄，劉燕玉，此生此世更如何？

啊唷郎君呀！

爾今流落在何方，可曉奴家幾斷腸？萬里雲南無消息，不知爾，如今死活與存亡。倘然沒有升行日，擠得我，老死茅庵舊板床。

咳，蒼天呀蒼天！

若肯矜憐薄命人，只須那，少華公子一升行。孟家已死滇池水，奴是閨房正細君。如若上蒼不見佑，也只好，一生寂寞守空門。多姣想到酸心處，止不住，淚如珍珠往下來。正在傷悲三嫂進，相招吃飯入房門。叫聲郡主消停罷，菜飯俱好你須吞。燕玉含悲低首應，媽媽不用候奴臨。衣裳洗得俱乾淨，帶濕漿完我就吞。三嫂聞聽長歎氣，忙來相助女千金。正然郡主漿衣服，忽聽得，進喜前來探母親。

卻說劉郡主正在漿衣，忽見進喜匆匆入院。

走上前來步履忙，叫聲郡主叫聲娘。睜睛一看驚相問，何故千金也洗漿？秋季將盡冬天到，怎受得，透骨西風這等涼？粗用還該娘去做，怎教郡主洗衣裳？江媽見說眉頭皺，一變容顏叫兒郎。我又並非閒著手，如今是，新升美缺管廚房。刷鍋洗碗般般做，打水添柴件件當。閒下功夫還掃地，洗漿一事哪能幫？可憐受盡千般苦，巴不得，老命殘身早早亡。三嫂說完指眼淚，多姣在側忍悲傷。連呼進喜休埋怨，原是奴家累你娘。她在廚中忙得極，焉得此事再相幫。如今粗細俱皆慣，奴倒覺，氣力加添比昔強。且說爾從何處至，夫人家內可安康？梅姑太太同居否，這幾時，可把憂愁放下腸？一出家門難復返，想得奴，幾回夢裡見萱堂。佳人言訖彈珠淚，進喜從頭說細詳。表過崔家生子事，又言太郡算平安。方才取出紅封袋，灑淚長呼遞與娘。說是母親留著用，買些棉絮做衣裳。江媽接了藏在袖，回喚千金你待量。表妹如今生了子，榮華富貴好風光。當年你若聽相勸，怎麼得，還在槐陰洗衣漿？樂處不投投苦處，真教氣斷我肝腸。多姣見說通紅面，無語低頭站在旁。進喜聞聽三嫂語，慌忙接口勸萱堂。母親呀，事到其間耐上心，好生在此伴千金。天公斷不虧良善，兒與母，全始全終莫悔心。苦盡甜來從古說，自然還有出頭辰。少華公子如高發，那其間，第一功勞算母親。郡主夫妻同看顧，帶攜得，孩兒還要項前程。潑天富貴休輕看，少不得，慢慢修行慢慢臨。三嫂開言回笑臉。說了聲，癡兒講得倒中聽。果然日後能如此，我就何妨耐著心。進喜含歡辭了母，忙忙要復太夫人。江媽送出孩兒後，方共千金把飯吞。慢表尼庵劉郡主，且談進喜返家門。辭佛地，出禪林，趨步而行不暫停。走到府前離不遠，抬頭一看失真魂。但見那，侯府關門不透風，硃簽新貼大門封。銅環緊扣人無影，鐵鎖高懸在正中。一概家丁都不見，惟有那，馬蹄新印繞西東。

話說江進喜一見府前的氣象，嚇了個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呆呆地半晌不能言語。

冷汗淋身一氣回，叫聲不好面如灰。分明是個抄家樣，我的那，太郡夫人何處安？進喜此時心膽碎，如飛趨走轉身回。

話說江進喜飛步回身，要覓熟人相問。走到近邊一個茶葉鋪內，找尋盟兄。鄧九通一見了進喜入店，跳起來忙把拉住道：謝天謝地，江兄弟你竟躲過飛災橫禍了！

進喜茫然不出聲，如飛竟向鋪中行。九通拉到無人處，江進喜，痛淚如珠問一聲。

啊唷鄧三哥，我劉太夫人府上如何了？

弟奉夫人主母差，早晨出去午回來。誰知侯府多封鎖，兄弟今朝嚇得呆。想必三哥知就裡，為何忽地降飛災？九通見問慌忙訴，始末根由說出來。

啊唷江賢弟呀，你可曉得我們雲南的舊任總督皇甫敬麼？

他在雲南正十春，為官如水治黎民。清官當任人心悅，偏遇著，你處侯爺薦遠征。一到朝鮮身被獲，山東巡撫害忠臣。可憐奉旨拿家屬，只走了，射柳披袍兒俊英。天保佑，這如今，少華公子又升行。更名改姓離湖廣，掛榜招賢赴帝京。演武廳前懸帥印，吹台山上合雄兵。招安胞姊與人馬，同下朝鮮救父親。皇甫大人原待罪，三年監禁外邦城。恰逢兒女提兵至，骨肉重逢一戰平。公子千金雙姊弟，他竟用，聯名血本訴冤情。奏稱你主通巡撫，故害他家一滿門。來往私書都有據，朝廷不便護皇親。劉侯下在監牢內，又到雲南提太郡。江賢弟呀，適才奉旨抄家，真是非常的利害。團團兵馬踐沙塵，吶喊如雷圍了衙。上下人丁俱捆綁，悲聲四野實堪嗟。囚車一輛夫人坐，哭啼啼，還有丫鬟並老媽。一直帶進監中去，霎時封鎖大官衙。急得愚兄流眼淚，只道是，已將賢弟一齊拿。誰知你今清晨出，躲過飛災不在家。這次大難來逃脫，我看你，將來還有大榮華。九通言訖其中故，嚇倒了，濟困扶危江管家

啊唷三哥呀，怎麼我太夫人已在監中了，如何是好？

一聲悲喚變容顏，袍袖斜遮淚似泉。慘慘悲呼稱太郡，再不料，傾家敗產立時間。教小的，手無錢鈔難通信；叫小的，罪有千連怎探監？太夫人，孤苦一身誰照料？太夫人，迢遙萬里怎熬煎？堂堂錦片劉侯府，似這等，一旦傾亡實可憐。

啊唷太夫人啊！

橫禍飛災頃刻時，囚車就要解京中。空差進喜崔家去，可憐我，探得佳音只自知。進喜時聞心慘切，一邊痛泣一邊思。

咳！雖然如此，郡主的終身，倒有幾分著落了。

少華公子已為官，血本陳情報父冤。既雪仇時應感德，丈夫做事斷無偏。千金受盡般般苦，這一來，好就香羅畫扇緣。

啊唷奇哉怪哉，好一個少華公子！

三年不出困籠飛，救父回朝掛紫衣。你便報仇和雪恨，可知我，鐵心郡主受孤淒。咳！公子呀，願你無忘救命恩，我們主僕就升行。千金若得完婚了，諒不相虧母子們。可憐略有三分望，就使那，主母全家一旦亡。

啊唷，罷了罷了，我且去通知了顧府、崔家再作道理。

進喜忙辭郡九通，心慌意亂走如風。穿僻路，避人叢，串過西頭又串東。一到崔家飛入報，這番凶信似雷轟。崔家太太魂飛散，梅府夫人淚滿胸。小姐雪貞聞此禍，也不覺，含悲痛倒繡幃中。

啊唷舅母乾娘啊，何事遭此這等慘禍？

奴為懷胎累著身，木能侍奉告歸寧。誰知一旦遭奇禍，你竟要，萬里雲南解進京。啊唷，乾娘啊！窮途母子感同居，又使孩兒得所依。只說常能供孝敬，何期今日永分離。只愁你，迢迢萬里如何走？只愁你，怯怯孤身怎得宜？只愁你，暮景殘年多疾病；只愁你，抄家罪大少生機。這番解進京都去，多應是，有死無生性命虛。咳！崔郎呀，你赴秋闈在帝邦，但求天佑早登科。果能出力尋頭路，也算你，報德酬恩代了奴。如若旁觀愁帶累，斷送了，劉家姨母與姨夫。咳！大料他也不能相救劉家。舅父全家犯罪深，救時須得大人情。兒夫現是儒門士，多半難將頭路尋。舅母厚恩無以報，奴只好，一年孝報盡微誠。雪貞小姐心悽慘，掩面悲啼坐繡衾。崔府夫人含淚勸，梅太太，傷心哭倒內堂門。

啊唷，皇天呀！置妾身於絕路了。

丈夫罷職去充軍，母女同投舅氏門。賢良相留出格待，又替我，雪貞弱質了終身。至親只道常依傍，橫禍何期又降臨。好運變遷成惡運，都是我，梅門顛沛帶劉門。今朝賢嫂遭拿解，只怕你，有死無生在帝京。相處一場成永別，好教我，心如刀絞肺如煎。夫人哭到悲傷處，痛淚如珠哽咽聲。含淚商於崔太太，賢親母，如今此事怎調停？姑爺現在京都內，未卜知，可會通關說說情？崔府夫人搖著首，金蓮一跌吐悲聲。

咳，親母呀！

你婿秋闈在帝都，原思照拂仗姨夫。如今弄出非常事，還不知他是若何。舉目無親年又少，未知今春可登科。如其令彼通關節，倒只怕，迎你東床入網羅。龍老夫人言到此，只聽得，香閨娘子叫婆婆。

咳，婆婆呀！

不用憂心慮二郎，也為男子識興亡。姨夫雖失無親戚，只須要，奮志功名進北場。一中舉時加體面，在京居住料無妨。至親還得心關切，這如今，寫封音書上帝邦。只要入監時探望，也見得，崔家患難亦扶幫。孤身莫去通關節，倒免干連也被殃。若不寫書相囑咐，恐他做事欠思量。料來要救難相救，做一個，濟困扶危德也長。梅氏千金房內說，崔太太，方才點頭道該當。

話說崔夫人聽了媳婦之言，方始作急地修書寄發，叮囑孩兒在京中照料劉氏親丁。

梅府夫人意略寬，思兄念嫂淚猶漣。安心只得崔門住，陪伴夫人一處眠。進喜於時重轉步，忙忙又報顧家門。凶音嚇倒儀堂府，昆仲連忙去探監。姊弟見時齊痛哭，太夫人，心如針刺淚如泉。儀堂昆仲相辭別，單等候，五鼓黎明送出滇。且表家人江進喜，匆匆復又奔尼庵。好走啊，出了崔門又顧門，如飛重撲老禪林。忙忙不顧渾身汗，急急前行兩腳顛。繞北旋南休歇息，穿街過巷哪消停。心慘切，淚沾襟，一見庵堂闖進門。只見梵如迎著問，進官何故又回身？數天不到庵門內，癡外甥，一日忙忙走兩巡。進喜心慌連答應，如飛竟向後邊行。梵如知有蹊蹺事，緊緊相隨急急跟。一進後邊槐樹院，江三嫂，又驚又笑問連聲。

啊唷進官兒，你莫不是瘋了？

一日如何走兩遭？跑得個，吁吁氣喘汗珠拋。可曾回復夫人曉，這時候，重到庵中蹊又蹊。進喜見言心一痛，目中珠淚滾滔滔。坐於樹下先揩汗，問一聲，郡主何存快快邀。燕玉聞聽忙出外，戰兢兢，顛心亂跳問根苗。

啊唷進喜！有什麼要緊的事，何故重來，這般光景？

進喜心酸一陣悲，從頭細告女姣娥。少華得地分明訴，太郡遭拿仔細言。說罷抄家前後事，劉燕玉，心中驚喜又傷悲。

話說劉郡主聽了這一番信息，悲喜交集，鬧亂了一片芳心。

多姣郡主一聽完，初是歡來後慘然。半點春生青黛上，兩行淚下玉腮邊。含悲未在人前慚，忍泣先於腹內言。按定香魂消冷汗，沉沉一轉暗牽纏。

啊唷皇甫郎君啊！你今公然一朝發達。

奴家為你受千辛，載半茅庵守昔盟。畫扇香羅甘指望，親言母命不相違。皈依三寶如虔禱，服侍諸尼我獨勤。聞得郎君身及第，竟將奴，一家良眷下監門。

咳！狠心的冤家呀，你卻也無情無義，寫血本陳奏。

血本陳情奏帝皇，冤家做事好剛強。京都一霎參奴父，滇國千程解我娘。如此心來如此意，多應你，小春庭內事全忘。

啊唷，冤家呀，如今竟要殺我雙親！

燕玉何顏再偷生，父母之仇天不共。奴豈肯，含羞挨上你家門？少華公子何如此？負殺我，庵內修行載半心。

啊唷蒼天呀蒼天，我劉燕玉好生命薄！

生母身亡早人泉，沒人痛惜沒有憐。忽然得個希奇夢，娘叫奴，夜托終身往後闌。畫扇香羅留表記，只說是，陰靈保佑定良緣。何期弄出諸般事，遁跡尼庵載半間。一片苦心無可訴，萬分磨折有誰憐。惟求畫扇緣堪就，不意香羅義已捐。守節持齋無好報，奴不知，何為公道是蒼天。

啊呀正是呀！

生母當年夢裡邊，曾云貴客降門闌。你如不救他災難，到後來，眷屬家門難保全。去日之言真應驗，竟須我，單身相救二椿萱。

咳！罷罷罷，如今也說不得了，棄著我一條微命，去替了父母的嚴刑。

貞節心中撇在旁，不如竟去救爹娘。冤家若有三分義，還只望，骨肉團圓聚一堂。如若少華情已絕，奴家替死到雲陽。果然代了雙親罪，少不得，孝女之名天下聞。到此若還仍不出，竟只好，無名老死古禪堂。

咳！不錯呀，奴就這般便了。如今不出，更待何時？

郡主沉思千萬遭，算來惟有救親高。滿懷孝意通三界，一點誠心達九霄。主意已成開絳口，淚流如雨道根苗。

啊唷媽媽進喜，二位恩人呀！

多承照應與幫扶，全始全終為著奴。逃遁一年零半載，實指望，出頭之日報恩波。誰知今日逢奇禍，眼見得，父母遭刑性命無。

咳，媽媽呀！

為女之心豈忍觀，奴家情願出雲南。孤身女子難行走，求你娘兒同出滇。跋涉程途奴意願，風霜道路我心甘。只須一到皇都內，你等娘兒可自專。

進喜呀，想當初小春庭放火，原是你洩露的機關。

彼時你若直燒他，奴亦焉知救少華？訂婚之情推個絕，泄機大德必然誇。到京奴代雙親死，你娘兒，還可相投皇甫家。彼若知恩和報德，自然是，吃穿不盡享榮華。恩人啊，如憐孤女救親懷，萬里長行肯同伴。今日奴家先拜謝，望恩人，應承同我上京都。多姣言到傷心處，淚淋淋，掩面悲啼跪下來。

話說劉燕玉跪倒槐陰塵埃，只嚇得江進喜連連地叩首一遍。梵如三嫂忙扶住千金。

進喜方才立起身，淚沾襟袖叫千金。小的母子銜恩久，怎敢輕輕負主人。侯府今朝逢患難，巴不得，伸冤理枉盡忠心。既然君主甘相救，焉有娘兒不共行。休說上京為陪伴，就便是，赴湯蹈火也該應。思想從，雲南萬里崎嶇路；好成就，郡主千金孝義名。但是便須收拾起，我們趕早到都中。遲遲落在夫人後，要救之時救不成。三嫂在旁連說是，千金既去合同行。少華公子將仇報，或者他，只道千金已再婚？郡主一臨京內去，他家諒亦肯留情。總然務欲消仇恨，也不過，大罪歸於世子身。畫扇香羅情分在，一定要，洞房花燭便成婚。千金若到他家去，我娘兒，就是跟隨偕嫁人。皇甫郎君思舊德，敬於郡主愛吾們。萬般打算惟如此，辭不得，萬水千山要上京。但慮盤纏無設措，怎生飛上皇帝城？多姣見說娥眉皺，半晌癡呆叫一聲。進喜媽媽啊，帶來首飾未全偷，銀器東西有點留。如若此時拿去賣，千餘銀兩可淘成。不知盤費須多少，奴就是，乞食而行難顧羞。進喜江媽猶未答，梵如開口道情由。

咳！阿彌陀佛，好一個有孝心的郡主。既言短少盤纏，待貧尼與你同行罷。

我的身價不算微，私房物件尚存些。如今身入空門內，諸事隨常不用伊。還剩幾般銀首飾，尚留數件俗家衣。若然要我同為伴，也有盤纏幾兩餘。我在此庵無好處，四方香火到來稀。況兼師父非良善，相待徒兒下眼觀。一日不逢施主至，就來尋是又尋非。佛前香燭時時缺，她本是，勉強修行撞木鍾。只恐我們無力量，不能募化走街坊。貧尼情願相隨去，萬里雲游上帝京。或者繁華天子地，有一座，清高神院就皈依。十方施主如相顧，我也好，主念真修了此軀。今在此間非所願，就同郡主進京中。梵如言訖同行意，燕玉慌忙謝了尼。三嫂聞聽心大喜，一邊打手笑微微。

啊唷妙呀！老妹子，你的主意不差。

我家郡主孝心堅，天佐多應一路安。此去看來多好處，少華公子現為官。他如不做無情客，定與千金續舊緣。郡主若歸皇甫宅，我們大眾就登天。今朝你肯幫盤費，少不得，富貴之時加倍還。況且千金心好善，必然還要造家庵。那時你有棲身處，任意逍遙似散仙。三嫂言完先踴躍，說得個，梵如決意出雲南。多姣郡主垂珠淚，連道媽媽且慢歡。奴到京中因替死，此行豈為續姻緣？媽媽只作榮華想，倒只怕，天地神明不見憐。郡主說完呼進喜，這些盤費可周全。早些變賣銀環類，收拾完時快叫船。奴到此時心如火，恨不能，插上雙翅上長安。其時進喜聞商議，頓足垂頭啟語雲。郡主呀，小的姨母既同行，已有盤纏念幾金。萬里程途雖不夠，小人盡可去調停。盟兄盟弟多多少，論他們，平素原曾受我恩。今日若還商此事，必然仗義肯幫銀。盤纏卻也無憂慮，愁只愁，水路難追早路人。太郡夫人如早到，救遲一步枉勞心。如其郡主乘車出，決定還能先到京。三嫂搖頭言不妙，萬全惟有叫船行。千金難受風塵苦，有點差遲卻怎生。如若孝心天保佑，自然早早到京城。梵如見說連稱是，進喜方才決定心。

話說劉郡主、江媽媽、進喜、梵如四人商量的二日，方才停當。忽聽得老尼姑喚：梵如走來，我對你說話。這邊江進喜原欲通知她的，遂同了江媽媽、梵如、燕玉郡主一齊走將出來。善靈道：我適才一覺睡醒，聽見妙印說江三嫂的兒子又來了，同著梵如師兄，二個一堆，五個一伙地，悄聲商議。我恐防清淨山門弄出些瞞人的事來，故此問他一問：為什麼江大官人朝去夕來地亂走？老尼姑說罷，氣得劉郡主眾人閉口無言。江進喜忍著滿懷怨氣，陪上一臉歡容，把前後的事情告訴了明白。

梵如也告老尼前，徒弟今朝作伴行。山門冷落施主少，佛前往往斷香煙。此間募化無門路，且到京中看怎生。大國繁華檀越廣，徒弟去，化些施主轉雲南。當家師父安心等，我得千金方始還。說罷梵如陪著笑，善靈聽罷暗欣然。

啊唷，希奇，劉郡主竟要上京了？

不必相留竟在伊，無人攪擾倒安寧。真懵懂，實癡迷，主僕全然不識機。躲避尚愁難躲避，反行送死上京中。飛蛾投火差多少，此去真教性命虛。

咳！這也由她，雖說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我卻不肯相留。

梵如也是任她行，少一人時好一人。募得千金回此地，我也好，庵堂享福十餘春。善靈想罷心歡喜，故意攢眉半響雲。郡主癡心攔不得，梵如誠念也該應。你們都要京中去，撇得我，冷冷清清卻怎生？庵主說完伴歎息，江媽冷笑兩三聲。梵如見允心中悅，就進禪房打點行。

話說梵如見師父應允了，心內好不歡喜，就進房中打點，將要變賣的物件理了一理。這裡江三嫂就走到廚房，炒了些冷飯，又把吃剩的殘菜溫一溫，就取出來與孩兒吃飯。進喜等不得烹茶，吃了幾口冷水，忙忙地帶著郡主的首飾、姨母的東西出庵而走。

進喜忙離禪院中，心中急火如走風。尋得義弟我盟兄，又見同行鄧九通。執手相攜齊入鋪，無人之處訴情衷。

卻說江進喜復到茶葉鋪內，把郡主的守節潛身，救親替死那一派驚人之事，告訴了個明白，方說：三哥苦肯全交，聚一聚會中朋友。

諸家兄弟肯相幫，得地之時我必償。二十餘金如可措，盤纏餘外可商量。九通聽罷其中故，不覺驚奇大贊揚。郡主孝心如此切，我們竭力必然幫。明朝招聚兄和弟，我替你，抽分收金在小堂。自信交情如管鮑，敢誇義氣比關張。幾錢銀兩難幫你，算什麼，一拜同盟兄弟行。江賢弟呀，明朝午後可收銀，未識何時上帝京？今日歇於吾處罷，通宵一聚弟兄情。天將晚來休回去，邀幾位，結拜良朋飲數杯。進喜聞聽心內悅，連稱多謝感深恩。弟兄義氣原知重，故敢來，相懇三哥幫助銀。我尚要從他處去，今朝無暇領高情。盟兄盟弟如招聚，轉達吾言要送行。萬拜托來千拜托，全仗你，一身湊合廿餘金。九通極口稱容易，進喜相辭就轉身。出了鄧家茶葉鋪，一邊思想一邊行。

呀，且住。我想動身的盤費已有二十兩現銀，抵親處若能再弄些來，也不須賣衣飾了。

族分多應抄滅完，只有外親無被累。竟到那，顧家府內募盤纏。他皆太郡親兄弟，骨肉之情必自關。報說上京觀下落，舅爺昆仲定相憐。今朝竟到儀堂府，湊得銀多手也寬。進喜心中來算定，放開大步走如煙。一臨顧宅門房內，已是黃昏欲暮天。

話說江進喜一到顧家，求人稟見。

卻說顧儀堂兄弟，晚膳已過，都在內堂坐談。聞得進喜復來，吩咐傳他進見。

進喜聞傳繞後廊，匆匆入內看端詳。湘簾未卷輝紅燭，寶炬初明映綠窗。女眷紛紛多在座，晚食已過送茶湯。一聲呼喚慌忙進，顧儀堂，昆仲齊齊問短長。

啊江管家，你從哪裡到來，有什麼事情稟告？

義士進前一膝參，舅爺在上聽情由。主人不幸遭奇禍，世子侯爺都下監。太郡夫人身被獲，如今也要上長安。小的身受恩主德，怎忍相拋患難間。意欲上京覲下落，探一探，侯爺小主可身安。倘然被他來擒住，與主同亡心亦甘。決意進京多費用，舅老爺，天恩可肯賞盤川。求見憫，望垂憐，小的是，就要抽身趕出滇。進喜說完流下淚，又就雙膝跪堂前。儀堂糧道齊歡喜，吩咐抬頭站一邊。

好，好，好！江管家，你且起來。有此忠心，少不得付你盤川。

我正愁無的當人，進京打聽這椿情。既然你願都中去，盤費應當幫數金。進喜一聞心更悅，急忙忙，上前雙膝跪埃塵。

謝舅老爺的高厚天恩。

糧道儀堂出位扶，立稱銀兩不遲俄。夫人妯娌齊離坐，燈下稱銀十兩多。各賜五金為費用，相幫進喜上京中。於時義士心歡喜，叩謝深恩助僕奴。糧道儀堂重囑咐，今番在我府中存。天昏夜黑休多走，只恐怕，倘被擒拿入網羅。我處共幫銀十兩，恐防不夠落窮途。明朝一早崔家去，或者那，梅府夫人再肯扶。還有數金相贈你，一身盡可進皇都。果然探得真消息，你須當，作急將情報與吾。進喜叩頭說曉得，欣然退下石階坡。是宵歇在儀堂府，早不覺，三唱鳴雞五下鐘。

話說五鼓雞鳴，江進喜忙忙梳洗，托門公代辭一聲，自己帶著隨身的銀物，向崔府而來。

曉行市井寂無喧，帶露迎風步步前。走到崔家抬首看，人聲嘈雜亂聲喧。這一個，高呼報錄來分賞；那一個，大叫廳門去貼單。密密人圍稱叩喜，堂堂鑼響請添錢。原來中了崔公子，故此光輝一旦間。進喜於時停了步，等候著，那人散去始當先。霎時報對齊齊退，江管家，竟進崔門大府中。

話說江進喜一到崔家，先向崔夫人梅太太並小姐之前叩頭道喜，然後方說起來賞盤川之事。崔太夫人因在歡喜之中，心內極肯幫助，付了三兩盤川，一兩喜封。梅夫人身邊乏鈔，卻賞給了三兩銀子。雪貞小姐背地裡又付了整整的五兩，再四的囑咐叮嚀他看了下落，就報雲南。

進喜其時謝了恩，叩辭已畢出崔門。心喜悅，意歡欣，一霎纏腰廿數金。趨步復往茶葉鋪，九通尚在自家中。居中伙計齊聲說，鄧三爺，今在家中尚未臨。進喜見言連答應，回身進路到庵門。銅環已響江媽出，看見孩兒愁變歡。

啊噴，靠天靠地，進宮，你來了麼？

昨宵一夜不回來，郡主憂愁淚滿腮。哭到天明全不睡，只道你，風聲走漏又遭災。叫娘早起聽消息，不意孩兒今日來。進喜入庵同母走，梵如迎著也開懷。一齊竟進槐陰院，劉郡主，喜喜驚驚走出來。

卻說劉燕玉郡主一見進喜回來，忙忙地走出房門外，叫：江管家，你就把上項的事情細言一遍。進喜先將顧崔二宅賞賜的盤川，交付母親收好，又將要賣的衣飾歸完了郡主娘姨，方說道：已有二十一兩現銀在此，我又拜托了茶葉鋪的鄧九通，叫他招聚二十餘位盟兄盟弟幫助盤川。大約湊合起來也有四十金之數，省中再省，儉中再檢，也可以到得京中了。這些衣服首飾留著，後來無所措置時，再為變賣未遲。

江媽姊妹女姣娥，一聽其言喜氣堆。喝來一聲奇手段，空身而去滿腰歸。崔衙顧府真難得，二十餘銀肯發揮。有了盤川行計決，這一去，窮途落魄不須悲。才能進喜重辭別，又出庵門走一巡。直至九通家舍下，連環幾扣有人應。

話說江進喜走到鄧九通家，幾叩連環，早有九通的兒子出來觀看。忙叫道：爹，江叔叔來了。通報未完，哄地一聲走出許多盟兄弟來了。

亂亂紛紛出院中，你拉我扯其情濃。中年好友齊呼弟，少小兒郎盡喚兄。扯著衣袍挽著手，團團擁入小堂中。寒溫略敘同歸坐，立起全交鄧九通。

話說鄧九通立起身來，把二十兩銀子就遞與江進喜手中。欠身說道：這是眾家兄弟相助的盤費一人一兩，愚兄的一份也在其內。

進喜慌忙立起來，重重相謝跪塵埃。合班兄弟齊回禮，拜罷方於左有排。進喜就將銀收好，九通喚子獻茶來。小堂團住俱言別，個個淒然淚滿懷。

話說眾人話別後，江進喜就托了一位在道的盟兄，到船行內替他代僱一隻清淨之船隻，但量力不能全僱，只好包他一艙，將就些罷了，總以趕路為主。議定船價若干，准於明日討復。

其人應諾一身當，進喜心中感德長。時下大家齊灑淚，九通留住飲杯巡。鄧三娘子排肴饌，親手調烹味味香。一眾弟兄齊把盞，飽食已畢飲茶湯。才能進喜匆匆別，稱謝連聲出小堂。在坐之人齊起送，大家舉手各分行。於時進喜歸庵內，又把花銀付與娘。郡主江媽先打點，准期初二上京邦。無重物，少行裝，繫縛惟存一隻箱。郡主尚未完衣服，晚來於手對燈光。做完交付尼姑手，自家方才打點行。次日天明齊早起，江進喜，匆匆復又出庵堂。竟來鮑姓盟兄處，要問舟船內裡詳。不料般般多湊巧，正有只，大船順路到皇都。外中二處人家住，要搭船時搭後艙。銀子四兩人四個，一天之費總包藏。舟金人食皆在內，這要算，進喜盟兄會主張。船已叫成諸事定，鄧九通，公同又設饌行觴。弟兄道別俱悲痛，酒散方才各自行。進喜仍歸庵院內，一交三十已匆忙。多姣郡主心淒切，初二行期已近將。水路要求神佛佑，親身沐浴換衣裳。登寶殿，出雲堂，點燭完時又上香。合堂白蓮攢千瓣，淚沾紅蓼染萬行。深深頓首深深拜，上告神明訴細詳。弟子雲南劉燕玉，守貞年半在庵堂。榮華不嫁崔公子，孤苦甘從皇甫郎。今為雙親俱犯罪，寸心欲去救爹娘。因愁水路行得慢，設或遲延大事亡。如若神明憐弟子，賜一個，順風大吉上京邦。千金祝罷方才起，掩面含悲立在旁。三嫂上前高合掌，聲音響亮聽端詳。阿彌陀佛神憐念，保佑我，主僕娘兒此去康。路上逢凶都化吉，途中遇難總成祥。順風順水臨京日，各廟之中我上香。乳母拜罷重叩首，頭顱嘯石震雲堂。梵如相勸輕些罷，立起來，一片香煙染頰黃。進喜相遜姨母拜，自家然後禮端詳。大家祈禱神明華，回進槐陰後院房。郡主開言喚乳母，如今奴與你相商。雖然庵主來輕待，到底是，在彼山門住一場。送個香金聊表意，媽媽意下若如何？江媽見說觀兒子，進喜連稱善主張。一兩五錢憑郡主，打發個，人心歡喜也安康。我們出路圖清淨，莫惹她，背後懷嗔咒短長。三嫂點頭稱也罷，五錢盡足表心腸。於時稱出香金送，庵主心歡喜色揚。月過盡時初一至，江進喜，僱車僱轎更忙忙。

話說一到季初初一日，江進喜先去僱下了車轎馬匹。次日黎明時候，就要起身，老庵主也不餞行。這一晚的夜飯，卻是眾尼姑做的，不好再叫江媽。